

古代希腊原子论的“原子”与“空无”观念^{*}

叶 秀 山

文章认为,原子论的产生不仅有其思想根据、历史根据和学说根据,而且比恩培多克勒的“四根”和阿那克萨哥拉的“种子”都进了一步,从而更少“独断性”。“原子”是自满自足、自身不可再分化、自身同一的;“原子”的一切“运动”都是“外在”的,“空间”的。所以,“原子论”必须承认一个“无(原子)”的“空间”存在。文章由此深入探讨了古代希腊原子论的“原子”与“空无”观念。

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,不仅在古代有着持续的影响,即使在近代仍有相当吸引力,因为那“不可分”之确定的东西常常是人们向往的目标,同时也是思想体系的坚实的基础,所以像罗素在研究逻辑、语言时也要提一个“原子语句”来作最基本的单位;不过,总体来说,在近代欧洲大陆哲学中,原子论的影响越来越减弱,因为这个学说比较不能满足“无限”理性的要求,故除莱布尼茨外,未被康德、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诸家的重视,但却为一些科学家所注意,“物质”“无限”“可分”的问题,竟是科学家讨论的“热点”问题之一。

—

就哲学的思想倾向来说,提出一个“不可分者”似乎有些唐突和独特,它似乎是指出“有”那一种细小的“物质”,不能再“分”,但又是因为各种原因(太小或太硬)是实际(感官)所不能“明示”的。表面上看,这种学说是由哲学家的自由想象提出来的。不过我们应该坚持,在这种貌似“想象”出来的学说背后,却不仅有着学说上历史的渊源,而且也有着逻辑推理上的根据,所以我们同样不能直接地宣布这个学说的独断性,而要不断细心地研究其学说渊源和思考其理论根据。

这个学派的创始人留基波据有的记载说他是爱利亚人,有的则说是米利都人^①,无论哪里,都是古代哲学的圣地,因而他的学说是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,是有极强的针对性的。一般认为,原子论是巴门尼德存在论的对立面,这也是可信的。又据记载,留基波的学生德谟克

* 本文是作者正在写作的《西方哲学中科学和宗教两种思想方法研究》一书中的一部分。

① Kirk & Raver, 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, P546.

利特年青时曾见过阿那克萨哥拉，后者比前者大40岁，则德谟克利特对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必有所了解。

从思想发展线索看，自从恩培多克勒打破巴门尼德“存在”之坚硬性后，希腊人的“物质”观念越来越具体化，从恩培多克勒的“四根”到阿那克萨哥拉的“种子”，已经很具有万物之“单元”、“单位”的意味。

我们知道，阿那克萨哥拉的“种子”为“相同体”，即无论如何分它，无论它被分成多么小，它仍具有“同样成份”的“共同体”，而只是“成份”（μοίρα）中的比例、搭配不同而已。

原子论的问题是对这个“相同体”更进一步追问下去，即“相同体”既然仍有“成份”，为何不能因“旋转”而使各“成份”“分化”出来？原子论认为这些进一步“分化”出来的“成份”就是“原子”，不可再分，此时的“原子”——“成份”就不是“相同体”，而是“相异体”了。^②从这个思路来看，原子论的产生，不仅有其思想根据、历史根据和学说根据，而且比“四根”和“种子”都进了一步，从而更少“独断性”：万物之“成份”从“种子”中“分化”出来了，成为“原子”，这就是说，不仅分出之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为纯净的，而且一切被分出之“原子”都是“纯净”的，在“不可分”、“纯净性”和“充实性”、“永恒之存在性”等方面，都具有同等的特性。

这样，从“四根”、“种子”到“原子”这个思想演变过程，也许在古人看来是相当“自然”的。

一方面，原子论把巴门尼德的“大一”、“太一”，“分裂”成无数的“小一”，无数的永远存在、永远为“是”而不可再分的“小单元”；另一方面，原子论也是将阿那克萨哥拉的“相同体”之“种子”更进一步“分裂”出各“不相同”的“部份”，每一个“小部分”本身再没有“部分”，因而都像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那样“纯净”，那样永远“存在”，永远为“是”，不可再分，这样，“种子”分裂出来的无数“小部份”——或“最后的部份”之间，虽然都是“纯净”的，不掺杂“其它部份”的，但“（最后）部份”之间又是各不相同的，譬如，据亚里士多德记载，原子论者认为“圆形”的原子最为活跃、最为能动，所以德谟克利特指出，“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”和“火”（ $\pi\upsilon\rho$ ）为圆形的，因而最具能动性^③。

从这个思路来看，留基波、尤其是德谟克利特的“原子”观念，当在阿那克萨哥拉关于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的观念启发下萌发出来的。阿那克萨哥拉说，宇宙不断剧裂旋转的结果，分裂出无数的东西，其中只有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为“最纯净”、最精微的，其它不仅都是“混合体”或“组合体”，而且是“一切物”之“组合体”，故可为一切物（万物）之“种子”。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为最纯净，即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不是由别物——别的一切物组成的，而是由“自身”组成的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“自身同一”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由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“组成”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就是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，因而不是“组合体”，而是“单一体”。原子论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只有“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”才是“单一体”？其实，一切的最原始的物体都是“单一体”，“火”是由“火”组成，“火”就是“火”；“气”是由“气”组成，“气”就是“气”……不能再分，是为“原子”——“不可分者”，每个“原子”“自身同一”，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一样，也都是最纯净的。这样，巴门尼德的原则“是”就是“是”，也解决了，不过不是“大是”“大非”，乃是“小是”“小非”，不是

① 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, P549.

② 至少在形状、秩序和方位方面有不同，见 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.”, P554.

③ 见 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, P583.

“大一”，而是“小一”，不是“大单位”，而是“小单位”。“大单位”不可分，则难以与感观的世界，即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相调和，原子论承认“在现象上”（ἐν τῷ φαίνεσθαι）^①是变化的，而且变化的现象是由“本身不再变化的”“原子”组成的，而“原子”因太小，不能“显现”出来，所以是“看不见的”。古代原子论就是这样来协调变与不变的关系：那变化万千的现象界，有一个不可见的、不变的世界——这个世界后来叫做“noumena”以与“Phenomena”对应，而 Noumena 来自 νοῦς，noumena 乃是像 νοῦς 那样的“单（一）纯（净）体”（原子）的世界。

从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看，我们应该重视由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所开创的这一思路，后来许多哲学家都在谈论“现象”和“本体”的区别，而时常忽略了在这种区分的源头，却曾经有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思想发展过程。当“原子论”被许多哲学家简单地理解从而被搁置起来时，那不可见之“本体界”（noumena）就成了“单纯思想的世界”，从而回到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立场；而当莱布尼茨提出自己的“单子论”时，却将他的“单子”赋予了 νοῦς（精神）的基本特点。这些思想发展，自觉不自觉地揭示了“物质”原子论在一定的物理科学水平条件下而遇到的困难，在这些困难未能得到很好克服时，从 νοῦς（精神）方面来比附“物质原子”的特点，就是比较简便的理解方式。

二

就留基波、德谟克利特这些古代原子论来说，物质最后部分却像 νοῦς 那样的不可分，但却又是“物质”、“质料”的，于是，这个现象界又如何能够“活动”起来，则需要除 νοῦς 之外的另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之所以是必要的，乃是因为“原子”是自满自足，自身不可再分化、自身同一的，这样，这个“原子”如何能“动”起来，必有一个“外部”的原因，即由“另一个”自身同一的“原子”来“推动”它。于是，“自身”不能“变化”的“原子”，要“动”起来，必定要一个“空间”作为先决条件，于是“原子”的一切“运动”都是“外在”的，“空间”的。这样，“原子论”必定要承认一个“无（原子）”的“空间”在。这个“空无”的观念，是古代原子论理论和实际上遇到的另一个难题。

古代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不承认有一个空无一物的“虚空”存在，但这种思想和一般人的感性常识是不相同的，因为希腊的语言中有“空”这个字（κενός），也会说“壶是空的”、“房子是空的”这类话。哲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不同于常人，在于他们的说法更精确，更有道理，他们认为平常所谓的“空”，事实上都是有东西的，只是“空”中之“物”，比较“稀薄”，所以别的“物体”（σῶμα）可以“挤”进去，使原来“稀薄”的，变得“密集”、“浓厚”起来。所以在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这些早期哲学家的学说里，“稀薄”（μαυς）和“密集”（πικνός）常常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。希腊哲学家发展到爱利亚学派，则摒弃“稀”、“密”这类经验性的说法，而更从逻辑上、道理上来“论证”、“表明”“虚空”不存在，他们利用希腊语言中“εἶναι”这个字的歧义性——“是”、“在”、“有”，认为“无”就是“无”，不可能“有”一个“无”，因为“有”不“是”“无”，“不是无”，就等于“没有无”，因而得出“虚空（没有〈物〉）”“不存在”的结论。

恩培多克勒、阿那克萨哥拉虽然将巴门尼德的“逻辑”联系到经验事实中来，但也不承

^①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，P558.

认为“虚空”（空无）的存在，恩培多克勒甚至用一个实验来证明瓶中之“气”（ἀήρ），也是实在的，“气”占据了瓶子，水就进不去。^①而阿那克萨哥拉的“种子”，则为“密集型”的物质，虽可继续“分化”，但却也无“空间”。

原子论不承认这种相互挤压的多元密集型的“种子”，而认为诸元素无论压缩得多紧，仍然是“有空隙”（有空间）的。只有那最后将诸种元素分化干净之后，那种“没有部份”（ἀμοιρῶν）（shareless）的“元素”（στοχεῖα）^②，才是真的“没有缝隙”，“没有空间”，因而不可再分——是为“原子”。

这样，“原子”与“空无”——“空间”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“原则”（始基，ἀρχαί）：“原子”是“实”的（“实心”的，πλήρες），“空无”是“空”的（空心的，κενόν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空无”是真正的“空间”，这个“间”里，“空”无一物。“原子”之所以不可再分，并不仅是因为“太小”，“太硬”，而是因为它没有“空隙”（空间），是“实心”的，没有“部份”，因而无法“打开”。

“实（心）”的、“充实”的、“原子”自身因没有“空隙”、“空间”而不会分化、运动，但“原子”的周围尚有“空间”，“原子”之间有“空间”，这样，原子才能“运动”起来，“原子”在“空间”中“运动”，形成了我们的经验的世界。

“原子”就其本身来看，为“一”，为一个“单元”，不可再分为二，但宇宙中有无数的“原子”，所以它又是“多”，“原子”是“一”之“多”，“多”之“一”。“原子”为“一”，则无“空间”，而为“充实”；“原子”为“多”，则必有“空间”将各自“隔”开，否则就会是巴门尼德的那个“大一”，“太乙”了。“空间”打碎了巴门尼德“铁板一块”的“大一”，使其成为无数的“小一”，故“空间”并非一个没有作用的假设，“空间”同样为“存在”，为“有”，因而是“有”实际的“力量”的。

原子论与爱利亚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：“有”一个“空间”“存在”，“空间”亦为“是”、“有”、“存在”（αἶψα）^③；但“空间”又为“无”，是为“空无”，因它没有东西，不含“物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空间”本身“不存在”、“不是”、“没有”。于是，按亚里士多德的记述，留基波、德谟克利特这些原子论者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：“既然‘空的’不比‘物质’少什么，那么‘存在’亦不比‘不存在’多什么”^④。

这句话表面看是不好理解的，因为“有物”要比“无物”“多”出一个“物”来，但原子论的意思倒不是为强调“空无”的重要性而故意说的反话，而是有实际的道理的。我们知道，“空间”是“原子”运动的先决条件，因而“原子”是在“空间”中运动，则这个“空间”必定“大”于“原子”，“空间”“包容”了“原子”。按照第欧根尼·拉修斯的记载，留基波认为，“整个（宇宙）是无限的——部份为‘实’，部份为‘空’，……从无限中又分出多种宇宙（κόσμους……ταῦτα），因此种种宇宙的产生为：由无限中分化出多种形态的物体（πολλὰ ὄνματα παντοῖα τοῖς ἔχημασίν）进入大空间（εἰς μέγα κενόν）……”^⑤。这个“大空间”要“大于”分化出来的“物质”（ὄνματα），而“物体”的基本形态则为“充实”之“原子”，因而“大空间”要“大于”（多于）“原子”，“不存在”“大于”（多于）“存在”，“无物”“大于”（多于）“有物”。

① 恩培多克勒 Fr. 453；参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409。所引亚里士多德《物理学》的那段话（§ 561）及其评论。

② ③ ④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54。

⑤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62。

“有物”——“原子”在一个在大空间中运动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“原子”、“物体”必定“占有”“空间”，即必定有一个自己的“处所”（τοπος），“空间”不限于被“物”占有的“处所”，“物”才能有运动——处所之移动，因此“空间”大于“处所”，为“未被物占有”之“处所”，为“空”的“处所”。“物”必定占有“处所”，这是常识，是任何哲学家不能也未曾否认的，问题在于“无物”之“处所”只是由人“想”（抽象）出来的（如几何学），抑或是实际上存在的，这是哲学家所要考虑的问题，原子论给出了与爱利亚学派不同的回答，认为“未被物占有的‘处所’——‘空’的‘处所’乃是实际存在的。^①只有承认有一个未被物占据的‘大空间’在，那本身不能运动、分化的‘原子’——最基本的‘物’的运动才不会是‘假象’。”

三

原子论“空无”观念的提出，对于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，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如果不在理论和实际上“打破”巴门尼德的“大一”，则科学的思想，只能停留在哲学的层次上，而难以具体深入到千变万化的经验世界，使这个世界“有秩序”，使“变化”也能成为科学研究的“对象”，而从“变化”中找出“规律”来。

我们看到，原子论的提出，使那种传统的、把宇宙看成一个“生长”过程观念走到了尽头，“时间”的过程和体系，转变成为“空间”的关系，“时间”的连续性，出现了“空间”的断裂，真正的“裂口”（chaos）出现了，但不是“混沌”和“混乱”，相反正是“秩序”和“规律”所必须具备的依据和根据，因为原子论所要“分裂”的，乃是那原来可能“分裂”的东西——物体，而承认那“不可分者”乃是“物体”之基本的、原始的形态，于是“分裂”亦有一个“限度”，“变化”亦有“限度”。不仅位置的移动（运动），有那不可分、不可变之“原子”作为一个标尺，以至保持着运动中物体之“同一性”（identity）——因为只有那“自身同一”之“原子”才能说明原在A点的某原子，在移动到B点时，仍是那个原子，从而说明是一个真实的“移动”，而不是“幻觉”，所以“运动”当然需要“时间”，但“时间”中之“变”，必有“不变者”在，故“时间”是“绵延”（durée），即“某物”在“运动”中保持着“自身”之“同一性”。这样，原子论就在科学性思想方式中，把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统一起来，使“变中之不变”、“不变之变”成为“可以理解”的，科学研究、科学知识正是要把握那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关系之“度”（限度），从而为具体的科学知识开拓道路。

时间、活动是“生长”、“自由”的、“自发”的。“自由”不是不受限制，而是“自己”“限制”“自己”，“自己”“产生”“自己”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种子”也是“自由”的，因为它“自己”“生长”“自己”。阿那克萨哥拉认为，“万物”都是“自己”因旋转“分化”出来的，不是由“外来”因素决定的；但“原子”的“活动”却不是“自由”的，它不是因“自己”的“分化”而“变化”的。“原子”因悬在“空”中而运转，“空（间）”是它运动的条件，如果没有“空间”，则“原子”如巴门尼德的“存在”一样，是“不动的”，“必然的”：“原子”在“活动”，因而是“自由”的，但“原子”的“活动”又是来自“外部”的，因而是“受制的”，“必然的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原子论又将“必然”与“自由”统一起来。孤立来看，

^① 因此亚里士多德将 τοπος 与 κενος 结合起来用，就未曾准确理解原子论的意思，而原子论也不可能不承认“物”“占处所”的说法，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407—408.

“原子”独立自主，自由自在，但这种独立自足的“原子”自身却不会“变化”、“运动”，它的“活动”又是“外在”、“他在”因素推动的，因而它的“活动”就不是“自由”的，而是“受制”的，因而是“必然”的。

逻辑推论的“必然性”，已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奠定了基础，处于这个基础处的科学为数学，数学为一门形式的科学，推理的学科；此种推理的精神由爱利亚学派引入语词——概念，从“是”与“不是”、“存在”与“不存在”揭示语言和判断之间的矛盾，从而严格区分现象与本质，指出“谈问题”（说话）和“想问题”（思想）都应自身连贯，而不能自相矛盾。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此种强调 λόγος 的“必然性”的观点，对推动希腊人的思想由原始神话式的笼统、整体思维方式，向科学性哲学性之分析方式进步，有很重要的作用，但此种“必然性”主要还局限于“符号”——语词概念系统，实际的大千世界，即在时间之流中的世界——现象界，仍是充满了神奇莫测的变化和矛盾，显得那样不可把握。

原子论既然将实际的世界“空间”化，即将一个连续的世界“非连续”化，则“原子”虽然自身不能“分割”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成了“空间”之间的关系，“位置”之间的关系；然而，本来在一个大空间里的各自分隔开来的原子如何会“运动”起来，则是一个问题。原子论认为，在空间中的原子的运动有其“必然性”，运动的“原因”是“必然”的。

根据记载，德谟克利特曾经说过，“万物之产生都按照必然性 (κατ' ἀνάγκην)，因万物产生之原因 (aitias) 为漩涡 (δίνης)，他（德谟克利特）说，所以这是必然的”^①。这段话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首先，德谟克利特虽然承续阿那克萨哥拉的说法，认为“混沌”初开是“旋转”出来的——阿那克萨哥拉用的是“περι χωρέω”，是组合字、派生字，而德谟克利特又用了一个专门的字：δίνη，说明那种“旋转状态”已成相对稳定的现象“漩涡”——不仅如此，德谟克利特这里还将“必然性”与“原因”联系起来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“原因”这个问题受到哲学和科学的重视，是与古代希腊的原子论学说分不开的。

希腊文 αἰτία 其动词形式 αἰτῶμαι 原是“归罪于”的意思，作为 αἰτία 的事常常不是好事，是要受到责备的事，意味着对某种产生的事要“负责任”；然而“要负责任”又可意味着“本不应如此”的意思在内，但原子论说，αἰτία 却是“必然的”；不是“可能的”，是“非发生不可”的事。有什么样的“原因”，就“必定”“产生”什么样的“结果”；反过来说，有什么样的“结果”，就可以找出那“必然性”的“原因”来。“必然性”，在实际的事物中，就成了“因果性”。

“因果性”、“必然性”是“原子”（事物）本身所具有的，“原子”“必定”处在“漩涡”状态，并不是“任意”的，αἰτία 没有“选择”的“自由”，但从其由“原子”的本身“必定”“产生”出来这个意义说，“原子”完全是“自主”、“自身同一”、“自由”的，即“漩涡”是“原子”自身产生的存在状态，不是外加上去的，于是在哲学的层次上，“自由”和“必然”是统一的，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，原子论者认为，天和其他一切宇宙 (Κοσμων παντων)，都归因于（原子）自动产生 (αἰτῶται το αυτοματου)”^②。所谓 αυτοματου，乃是“原子”的本性决定，而不是“任意”的，是按“必然的”要求决定的。

①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65.

②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67.

于是, αἰτία 又和 λόγος 结合了起来, 成为“有理由的”, 从主观的“意图”转化为客观的“根据”和“理由”, 则就不仅仅有“归罪”、“负责”的意思在内了。根据古代艾修斯(Aetius)的记载; 留基波留下了一条残篇: “没有什么东西是任意(ματην)产生的, 一切皆按必然性从 logos 来, (ἀλλὰ πάντα ἐκ λόγου τε καὶ ὑπ’ ἀνάγκης)”^①。

αἰτία, λόγος, ἀνάγκη 与 ματην 相对立, 万物已非受诸神之支配, 都有“自身”(αὐτο)之“理由”、“原因”、“根据”, 此理则已十分明显。故德谟克利特说, “漩涡从万物中分化出全部种类之事物(παντοῶν ἰδεῶν), 但他(德谟克利特——引者注)没有说具体为何种原因(ὑπο τίνος αἰτίας μὴ λέγει), 好像是自动和命定地(ἀπο ταυτοματου καὶ τυχῆς)产生那样。”^②这样, τυχη 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神的意愿——“任意”(ματην), 而成为事物自身的必然性。

阿那克萨哥拉的 περιχωρεω, 是“环绕”、“旋转”, 因为他的“种子”包藏着“万物”, 而能自己分化, “转”快了就分化出来了; 德谟哥利特的 δίνη 则不仅是“环绕”、“旋转”的意思, 它还有相互“撞击”、“碰撞”的意思在内, 因为“原子”不能再分, 它要从“全体”“大混沌”中“分化”出来, 必有另外的“原子”来“撞击”它, 将其“挤”出去。这样, 德谟克利特说, “(所谓必然性)乃是物质(ὕλης)相互撞击(ἀντιτυπιαν)、移动(φοραν)和震荡(πληγην)。”^③ 因此万物之特性——包括形状、大小、颜色……, 都是由“原子”在激烈之运动、撞击中分、合而成。因为运动是原子之本性, 因而万物之变化是必然的、永恒的。

运动的原子将被“空间”分割了的宇宙连接了起来, “因果”的关系, 使万物成为运动着的必然性系统, 在这个系统(秩序 κόσμος)中, 同样没有“空隙”。“因果”系列是“切”不断的, 在这个系列中, 没有“自由”的余地, 仍然是一个必然的系统, 但是一个变化着的必然性, “因果”性乃是“规律”性, 乃是 logos。这样, 被“空间”分割了的“时间”又重新“弥合”了进来, 但这种连续性, 已不是“生命”的连续性, 而是因果的连续性, “理由”的连续性。

四

“原因”观念被引入哲学, 将原来的符号的连续性引入实际的、感性的世界, 使物理学成为可能, 但却使感性的世界失去“时间”性, 从而“原因”成为“理由”, 因果的系列又成为理论、理由的系列, 使存在论的根据奠定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, 探究事物之因果性, 亦即对事物之因果性之知识, 此种知识因其必然性而成为科学性之知识。

然而, “知识”本身需要解释, 如何理解“知识”——知识论乃是原子论者对西方哲学的又一重大贡献。

阿那克萨哥拉有一个“纯净的”“νοῦς”, 可以“进入”兼有除 νοῦς 之外之“万物”的“种子”, νοῦς “进入”“相同体”在理解上没有什么困难, 因为以“单纯体”进入“复合体”, 自不很成问题; 但原子论既然认为一切之“原子”都和 νοῦς 一样的“纯净”, 犹如“铜墙铁壁”, “无懈(隙)可击(切)”, 那么 νοῦς 如何“进入”“原子”, 则成了问题, 因“原子”本“不可入”。

然而, “人”却明明拥有着对事物的“知识”, 至少我们有关于事物的“感觉”、“印象”,

①②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68、570.

③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66.

此种“印象”如何产生？

按照原子论思想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亦为一原子，它和别的原子是平等的，因此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不能自己产生关于别的原子的“知识”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关于别的原子的知识只能来自别的原子，对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来说，是外在的、给定的，别的原子“给”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以知识。但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亦是原子，是不能接纳其他原子进入自己的“内部”，因而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对于其他原子的“知识”，只能以“影象”（ $\epsilon\iota\delta\omega\lambda\omicron\nu$ ）^① 为基础。

$\epsilon\iota\delta\omega\lambda\omicron\nu$ 不是实际的事物，乃是事物之“映象”，就像古代理解的脱离了“躯体”的“灵魂”那样，只是“影子”。这些“影象”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而是别的原子提供的，而原子之间除了“碰撞”之外，不能有其他方式可以相互影响，所以就产生那种被亚里士多德认为“荒谬”的“一切感觉（ $\alpha\iota\sigma\theta\eta\tau\alpha$ ）都来自自己触觉（ $\alpha\pi\tau\alpha$ ）”的说法，而我们知道，恩培多克勒曾从物质分子的活动方面来理解感觉之形成，提出“流射”说，并以“镜子”来比喻感觉印象之形成，此种思想为德谟克利特所发挥，以此来与其原子论结合起来，以在保持原子之“封闭性”的前提下，解释感觉之形成，其思想线索应是很清楚的。

原子不可入，一个原子要“包容”另一个原子，则只能是“镜象”的关系，所以“镜象”之说，在古代固然是很朴素的想法，但它的提出，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上的根据，所以一直到莱布尼兹的“单子”，同样保持着“镜子”的“反映”关系，这是因为只要作为知识的主体（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）被理解为“原子”、“单子”而“不可分”——即主体本身没有“结构”，没有“部份”，则它所能“拥有”的一切“客体”，就只能“镜象”式的，而不可能将“客体”实际上“引入”自己的“内部”。

只有将“主体”与“客体”更进一步分化、对立起来，将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理解为不仅是一般的原子，而是一种很特别的原子，或者保持着客体的无限可分性而将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理解为“原子”，则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自身可以具有一种“结构”，它不同于客体的“结构”，不能在实际上加以“分割”，而却在自身的层次上，即在思想上、理论上加以“分析”，从而它对其他万物的“把握”（包含、蕴含，conception），就既不是“影象”，也不是实际的“进入”，而是思想上、理论上的“构造”，是“概念”、“理念”的体系。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作为思想、概念的体系，有其自身的结构，而“概念”、“思想”就像“原子”那样，为不变、永恒，则由此组成的体系，亦有其永恒的必然性。这就是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要做的事，而这个事业，一直到近代，特别是到康德，西方哲学在探索 $\nu\omicron\upsilon\varsigma$ （主体）本身的特殊“结构”方面，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，但寻求“知识”的恒定性，则是自古代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问题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：周勤勤）

① 见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” P586.